

随笔

记忆

“岁朝清供”这四个字用母亲大人的话来说就是“给眼睛看点绿”，岁朝就是年头岁尾的年头，而阳历的年头恰恰又是阴历的岁尾，其时正值隆冬，大地一片肃杀，时不时地雪花飘飘，天地间一片荒寒，这时候能看到一点绿是稀罕事，这时候距离春节一天比一天近，文人的书斋里往往回养几盆水仙，或摆几个佛手，给眼睛点颜色看看。用来做“岁朝清供”的三样东西一是佛手，二是香木瓜，三是香橼，从气味上讲，它们都很香，但它们的香又各是各的，佛手有点接近橘子，香橼的香我说不上来，而木瓜的香我亦是说它不清，但它们的香气一律都甜甜的，味道能是甜甜的吗？这个最好自己去闻，这三种东西香气的共同特点是都不那么浓烈，无论什么事物，一浓烈了就让人讨厌。



## 民间的岁朝清供

王祥夫

佛手、木瓜、香橼的香都属清香，一点都不浓烈，这才让人们喜欢，你闻着它香，但想要努着鼻子使劲去闻它好像又没了，消失了，或者是离你很远，不经意之间，它的香又朝你过来了，像是又离你很近，就这么回事。从颜色上讲，这三样东西都娇黄好看，它们都不绿，虽然母亲大人说“给眼睛看点绿”，但它们真的都不绿，年头岁尾绿的东西是水仙，但水仙像是与普通百姓没多大关系，普通百姓的“岁朝清供”往往是在瓦盆里种大葱，种葱的土里要弄点草木灰，不几天那碧绿的葱就长起来了，那个绿真是让眼睛舒服，或者就是吃大白菜的时候把白菜根子留下来养在水碗里让它开花，关于这个孙犁先生写过，孙犁先生的文字真是好，到老，文字几乎篇篇都是美文，我以为当代作家里的好文字非孙犁、汪曾祺二位先生莫属。

老百姓的年头岁尾往往与佛手、木瓜、香橼无关，但他们也有自己的“岁朝清供”，一是大葱，种一两盆，让它们蹲在窗台上晒太阳，白菜顶子，养一两碗，让它们也待在窗台上晒太阳，外边可真是北风怒号大雪飘飘，但它们活着，并且一点一点正往绿了走，忽然某天开花了，白菜顶子上边的小碎花真黄，真让眼睛舒服，春天真是悄悄地朝我们走来了，别看风雪漫天，人们都知道它再肆虐也长不了，也终将会过去，春天在风雪中正朝我们一点一点走来，我们等着，我们有这个耐心。



漫谈

## 推窗

韩浩月

2023年最后一次出行，我住的酒店房间里有一扇硕大的落地窗。透过窗户可以见山见海，见桥见云，见喷泉的水柱升起后被风吹偏了方向，也能见到行人来来往往。

坐在窗内发了会儿呆，走神时，一只手忍不住伸出去，想要推窗。

推窗，许是中国人的一种文化本能。袁枚写过“山似相思久，推窗扑面来”，王国维说“月底栖鸦当叶看，推窗玷玷枝间”，吴当闲时“推窗窥月色，竹外一枝开”，陈著喜欢“闭户茶香浮雪屋，推窗山影落冰壶”……《红楼梦》《西厢记》等书里，有关推窗的描写更是不计其数。

我发现，古人推窗有个特点，越是夜晚、越是冬雪之日，就越喜欢推窗，他们不怕黑、不怕冷吗？

我猜，他们和我一样，受了比他们还古的人的影响，只是不喜欢窗户总关着罢了，哪怕推开一会儿再关上，也标志着自己的目光、思想、心灵与外界信息进行了一次交换，又能回到书桌前。

中国的房屋大多数是正南朝向，为的是光线充足，也可以保暖。为了躲避北风，一些房屋就不开北窗或者把北窗开得很小。过普通日子的老百姓，日常开窗通风，开的是南窗。可有些文人墨客经常不按常理出牌，他们偏偏喜欢写北窗，王安石向往“北窗枕上春风暖，漫读毗耶数卷书”，孔武仲赞叹“清风入北窗，幽旷谐我心”，真德秀沉浸于“北窗燕坐寂无言，时听幽禽哢晴昼”，王中惊觉“风满北窗清梦觉，翛然心境上皇初”……北窗自带寒意，与南窗的暖融相比，北窗更多意味着偏僻、躲避，爱写北窗的诗人应该不大可能是e人（性格外向），而大多是i人（性格内敛）吧。

除了“推窗”“北窗”之外，古诗中写到颇多的与窗有关的关键词就是“小窗”了。

这个“小窗”实在很有意思，我在少年时代喜欢强说愁的时候，一方面忍不住要模仿使用“小窗”，一方面又很忐忑，觉得一个大男人整天“小窗小窗”的，有点不够大气。但没有办法啊，前面那么多人都写小窗了，比如很少走神浮想的辛弃疾写道“记取小窗风雨夜，对床灯火多情”，自得其乐的项安世写道“小窗一梦平生足，闲著渔蓑伴白鸥”，忙里偷闲的刘克庄写道“小窗了却观书课，几首残诗旋补成”，豁达敞亮的邓肃写道“万里归来一小窗，利名心来不须降”……他们的诗句可以总结成一句话：“人生得一小窗足矣。”

小窗，不仅成为他们的生活方式，也成为他们精神活动的空间，是典型的“不要那么多，只要一点点”的心态体现。现代人喜欢大窗、落地窗，恨不得一间房子到处都是窗，是否也是展示欲望过于充分的一种体现？

属于2023年的窗户已经关闭了，一扇名字叫2024年的新窗户开启着。谁会知道新窗户外面的风景什么样，推开它又会吹进来什么样的风？窗户是个明喻，它意味着神秘与未知，而应对这种神秘与未知，古人通过他们的思想与文字，已教会我们很多方法。

想来想去，我最喜欢的是这一句：“小窗一梦平生足。”它中立而温暖，整体上积极，略有的那么一丝感伤也无伤大雅。我想请一位书法家把它写成条幅，裱裱后挂在家中常去待的那个窗户边上，时不时地看一看、读一读。

## 较真的食客

白松青

传承下来的美味佳肴、特色小吃，需要历代厨师、制作师的精心烹饪，也需要食客的百般挑剔。双方共同呵护，才能保证特色的正统地位。品味道、看色泽、闻香气，包括火候、刀口等，尤其是一些特色菜品或民间小吃，如果离开食客的挑剔、评价，菜品的质量就会大打折扣。

当然在困顿年代，普通百姓是鲜有机会去品味美味佳肴的，也许正是此缘故，乡民饱餐一顿美食的机会就显得弥足珍贵。好不容易有一饱口福的机会，食者会变着法子从“鸡蛋里挑出骨头”来，一方面显示自己的品位，另一方面维护美食的“尊严”。

乡间的集市庙会大都选在春夏之际。田地里的活儿不太紧，可以腾出身去听戏、看热闹、娱乐休闲。我们村子是个有1000多年历史的古村落，饮食文化丰富、风俗习惯独特。村子大，每年四邻八乡的村民前来赶庙会，庙会显得隆重，村民备感风光，几乎家家都有客人前来，主客相携，前呼后拥到龙王庙前看热闹，一派祥和安逸。

有一年，人们刚摆脱困顿生活不久，欣喜程度不次于过年，这年的庙会，经营特色名吃的摊位多了，过油肉拌面、清汤拉面、烧饼、麻花、油条等传统小吃，对于村民颇为稀罕，其中酥脆麻花属地方特色，麻花油炸后撒上白糖，色泽金黄，酥脆可口，入嘴即化，令人眼馋，五角钱一根大麻花，平时节俭的大人们，也会掏出一块钱给孙子、外孙买上两根，哄孩子高兴。

庙会期间，摊前食客络绎不绝，生意红火。这时，村里的一位王老汉在麻花摊前说话了。他举着给孙子刚买的麻花，对卖家质疑：你这麻花，什么油炸的？火候到了没有？面和得几分硬？酥脆麻花扔在地上都断不了，比钢筋还硬，这也敢叫酥脆麻花？我活了70多岁，还没有见过你这麻花。

霎那间，麻花摊前围了一圈人，纷纷劝解王老汉：算了吧！不就是一根麻花嘛。现场炸麻花的老板也忙不迭声辩不是：大哥大哥，这回我们的油不好，你多担待，等换回好油给你送几根。王老汉越发振振有词：这可不是一根麻花的事。脆麻花传了多少代了，是咱本乡本土的招牌，口味不能坏掉。不仅是油的原因，面也不对劲，我年轻时打过烧饼，也炸过麻花，我懂！今天给你提个意见，希望你改进，不要坏了名声。

老板再不敢敷衍了，赶紧称谢。他知道遇到行家了！

“麻花风波”刚平息，过油肉摊位上又起争执。过油肉属于山西名吃，也是乡民的最爱，过油肉在我们家乡不光是一道名菜，更多的是一种家乡的味道。过油肉考验着一个厨师的真功夫，也是给主家长面子的招牌。其他菜品差点不要紧，但这道压轴“硬菜”必须色香味俱佳，少一样也不行，欠一分也不妥。

只听这位食客质问摊主：你这过油肉是什么刀口？这是炒肉片？不懂门道，你就不要出来糊弄人。我告诉你，过油肉的刀口要切成柳叶形，这是流传了多少代的规矩，你没有跟过师傅吗？他是怎样教的你？

一句接一句的质问，众目睽睽之下，摊主面红耳赤，哑口无言。

麻花事件，过油肉风波之后，前来摆摊的人吸取教训，知道这村的人口味刁钻，不好糊弄。

如今，村里早没有庙会的习俗了。那座古老的龙王庙还在守望。每当路过，我总会想起那些年红火的庙会，那几个较真的食客，其实这是对一种美好食物发自内心的偏爱，更是维护这种传统文化的自信和尊严。